

中国美学经典

明代卷下

丛书主编 张法

本卷主编 李修建 贾静



Classics On Chinese Aesthetic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美学经典

明代卷下

丛书主编 张法

本卷主编 李修建 贾静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美学经典. 明代卷/张法丛书主编; 李修建, 贾静本卷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303-21152-4

I. ①中… II. ①李…②贾… III. ①美学史—中国—明代
IV. 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8932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ZHONGGUO MEIXUE JINGDIAN MINGDAI JUAN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65

字数: 85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0 元(全两册)

策划编辑: 周 粟 贾 静

责任编辑: 赵雯婧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第二编
◎

哲学——宗教美学

本编导读

这一编的主要选文，是阳明心学、泰州学派以及佛教中与美学相关的思想。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以王艮、何心隐、颜钧、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以及以明代四大名僧莲池、紫柏、憨山、藕益为代表的佛教，与明代美学思想关系非常密切。

在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中，王阳明的影响最大。《明儒学案》载黄宗羲语云：“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而“至阳明而后大”。阳明心学是宋代理学发展至明代的一种变调状态，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叛和转化，由于从传统儒家思想中脱颖而出，突出自我与自醒意识，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对明代美学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是明代审美意识、审美风尚的思想基础，开启了一个寻找自我、确立自我、

张扬自我的时代。选文主要选自王阳明《传习录》。阳明心学中对美学启发最大的有三方面内容：

第一，“心即理”，即心与理的合一。在儒家传统中，天理与人欲的冲突一直都在，这一思想表现在传统美学思想中就是“志”与“情”的冲突，即言志与缘情的冲突。王阳明则以“心”为本体建构他的心学理论，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阳明心学中的“心”，是一个包含理、性、情、意等多方面内涵的概念，这样他就以“心”统摄道德原则的“理”和个人情感欲望的“情”，转化了理学将理性与感性对立起来的思想。这一步转化，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从而解放了被传统束缚的感性，张扬了个人解放和个体自由，对于后来泰州学派的标举情欲、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唯情说”、公安派的“性灵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人心与天地一体”，即心与物的合一。王阳明的这种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照应，也是中国美学心物一体说的延伸。集中的论述心外无物主要有两处，一是“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一段，二是“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一段。良知是阳明心学的哲学基点，是生命的本性所在，良知的实质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统一境界，其背后有儒家推崇的“仁”，也有道家推崇的“道”。而且王阳明突出了心物一体中“心”的主动性和建构性，“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诚意，是王阳明修身养性的核心，是把自我心意活动提升到与天地万物一体的高度，这种对自我生命的感性与理性的整合，使诚意成为一种人生审美化的理想过程。这就使阳明心学具有一种内在的美学精神，对明代美学家和艺术家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乐是心之本体”，即真乐的人生境界。王阳明把良知复

明，即实现诚意的生命境界，称为“真乐”，这是王阳明审美精神的最高追求和最终体现。传统儒家一直有乐论传统，“孔颜乐处”的审美境界一向为儒家所珍视，王阳明深化和发展了这个乐论传统，集中体现在对“乐是心之本体”的阐发中。他认为，性与情，即良知与七情是根本统一的，“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主张道心与人心的统一，在王阳明这里，乐，是个体生命的最高实现，是感性与理性、自我与天地的统一，是生命精神与道德修为的统一。王阳明的乐论，反拨朱熹以理制情，其终极目标是实现与天地万物为一、以天地精神为核心的人生境界，这一境界，同时是审美精神的最高呈现，是审美的理想境界。实现这一境界，主要是通过修身养性，诚意致知。其中，琴棋书画等艺术类别是其重要媒介，“艺者，义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在他这里“艺心”“道心”是统一的，此思想在明代美学家和艺术家那里被广泛发扬，以李贽的“童心说”为最突出代表。

王阳明的弟子王艮，发展了阳明心学，开创了中晚明很有影响的泰州学派。王艮特别推崇王阳明心学中重视日常生活实践的方面，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强调了平民的主体审美心意的重要性，“道”作为儒家的形而上追求，不再只属于圣人、君子，而是体现在凡人之道、生活之道中。王艮肯定不同层次的审美心意、审美状态，既肯定普通人当下的快感和满足，也肯定自我价值实现的最高境界——“大人造命”，进入自由超越的审美境界。颜钧上承王艮，在感性解放、率性而为、任欲而行的路上走得更远。他主张“制欲非体仁”，推崇“欲”的解放，“心所欲也，性也”。何心隐则纠正了颜钧这方面的偏颇，主张“育欲”与“寡欲”，节制感性欲求，同时超越欲望追求理想境界，也就是主张感性的个体性原则与群体性原则相结合，将感性需求、快感需求的满足拓展到审美境界、人生境界的追求。

泰州学派的杰出代表李贽，其童心说对晚明文学、艺术思想影响深远。总之，整个泰州学派重视性情、个性解放的精神，张扬了自我主体，同时也把个体情感和世俗活动提升至与万物生命一体，使个体存在得到超越和升华，这一审美境界的追求彰显了人类生命的伟大和尊严，对明代后期审美风尚有着深远影响。

佛教与中国美学的关系历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宋元禅宗美学中的主要论题如“言”“道”关系等仍然在明代佛教美学中讨论，另外如“语”“默”“参”“看”“圆融”等衍生出的命题也是讨论的中心话题。明代佛教各宗派意识相对较弱，佛教各宗平和地吸收、融汇各家精神是主要趋势。还有一个主要特色是禅宗与净土的合流，在美学上不仅坚持“美味悉从中出”的禅宗思想，而且宣扬“念佛参禅，即唯心极乐”的净土美学观。代表人物主要是晚明四大名僧莲池、紫柏、憨山、藕益。憨山大师提出“所求净土，即唯心极乐”，紫柏大师提出“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藕益大师提出“极乐弥陀，心作心是”。与美学关系密切的篇章，有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其“心喻”“好乐”“花香”“山色”“道原”“厌喧求静”，憨山大师《憨山老人梦游集》里“学要”“观心”“牧心”“梦游诗集自序”等，多篇直接论及诗书画创作以及审美感受、审美心胸等美学问题。

王阳明

选文摘自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传习录

爱^①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尽也。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寿夭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个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

① 爱:即徐爱(1487—1518),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姚马堰人,为王守仁最早入室弟子之一,明朝正德三年(1508)进士及第,曾任郴州知州、南京兵部员外郎等职。徐爱为王阳明的爱徒,进一步阐发了阳明的良知之说,“疏通辨析,畅其指要”。王守仁曾评价:“徐生之温恭,蔡生之沉潜,朱生之明敏,皆我所不逮。”

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爰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爰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爰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本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

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佚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问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日间工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

问：“后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乱正学？”先生曰：“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

观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问仙家元气、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

“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问“哭则不歌”。先生曰：“圣人心体自然如此。”

“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

问《律吕新书》^①，先生曰：“学者当务为急，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必须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且如其书说多用管以候气，然至冬至那一刻时，管灰之飞或有先后，须臾之间，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须自中心先晓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处。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

问道之精粗。先生曰：“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如这一间房，人初进来，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处久，便柱壁之类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细细都看出来。然只是一间房。”

^① 《律吕新书》：宋代蔡元定(1135—1198)撰。元定字季通，世称西山先生，福建建阳人，师从朱熹，极受重视。元定一生博及群书，穷究义理，教人以“性”与“天道”为先，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易传》《诗传》《通鉴纲目》，皆与之往复参订。元定著有《皇极经世》《洪范解》《西山公集》等书。元定除精研群书外，对礼乐之学亦颇有所得，极有造诣，朱熹称赞元定曰：其律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季通理会乐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许多书云云。

问“道一而已。古人论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无方体，不可执着。却拘滞于文义上求道，远矣。如今人只说天，其实何尝见天？谓日、月、风、雷即天，不可；谓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识得时，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见认定，以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里寻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亘古亘今，无终无始，更有甚同异？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又曰：“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

答陆原静^①书

来书云：“下手工夫，觉此心无时宁静。妄心固动也，照心亦动也；心既恒动，则无刻暂停也。”

是有意于求宁静，是以愈不宁静耳。夫妄心则动也，照心非动也；恒照则恒动恒静，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息，有刻暂停则息矣，非至诚无息之学矣。

来书云，“良知亦有起处”云云。

此或听之未审。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但人不知存，则有时而或放耳。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但人不知察，则

^① 陆原静：即陆澄，字原静，又字清伯，浙江归安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刑部主事。王阳明贤徒之一，阳明谓：“曰仁歿，吾道益孤，致望原静者不浅。”

有时而或蔽耳。虽有时而或放，其体实未尝不在也，存之而已耳；虽有时而或蔽，其体实未尝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谓良知亦有起处，则是有时而不在也，非其本体之谓矣。

来书云：“前日精一之论，即作圣之功否？”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气言。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无条理则不能运用，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所谓条理者矣。精则精，精则明，精则一，精则神，精则诚；一则精，一则明，一则神，一则诚：原非有二事也。后世儒者之说与养生之说各滞于一偏，是以不相为用。前日“精一”之论，虽为原静爱养精神而发，然而作圣之功实亦不外是矣。

来书云“元神、元气、元精，必各有寄藏发生之处，又有真阴之精、真阳之气”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阴之精，即真阳之气之母；真阳之气，即真阴之精之父；阴根阳，阳根阴，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说明，则凡若此类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则如来书所云“三关、七返、九还”之属，尚有无穷可疑者也。

又

来书云：“良知，心之本体，即所谓性善也，未发之中也，寂然不动之体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于学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属心之体，则良知是矣。

今验之于心，知无不良，而中、寂、大公实未有也。岂良知复超然于体用之外乎？”

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损于毫末也。知无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尽去，而存之未纯耳。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乎？

来书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寻仲尼、颜子乐处。敢问是乐也，与七情之乐同乎？否乎？若同，则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乐矣，何必圣贤？若别有真乐，则圣贤之遇大忧、大怒、大惊、大惧之事，此乐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惧，是盖终身之忧也，恶得乐？澄平生多闷，未尝见真乐之趣，今切愿寻之。”

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一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每与原静论，无非此意。而原静尚有“何道可得”之问，是犹未免于“骑驴觅驴”之蔽也。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

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撻绳缚，若持拘囚。彼视学舍如图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凡吾所以教，其意实在于此。恐时俗不察，视以为迂，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尔诸教读，其务体吾意，永以为训；毋辄因时俗之言，改废其绳墨，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教 约

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怠，未能真切否？温清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饰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就席肄业。